

AlphaGo 可以打败人类,但围棋不会消失



中国文学艺术名家系列访谈

人物

木叶,原名刘江涛。诗人,批评家。生于北京,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上海文化》编辑,中国现代文学馆特聘研究员。著有《水底的火焰》《先锋之刃》等作品,编有《梵佛间》和《少时读书》。自印有诗集《云》(1997)和《白色的乌鸦》。曾获中国时报文学奖·诗歌评审奖。

金理,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导,中国现代文学馆特邀研究员。曾获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入选上海市“东方学者特聘教授”“社科新人”“曙光计划”“上海青年文艺家培养计划”。著有《从兰社到〈现代〉》《文学史视野中的现代名教批判》等。

条,那就是,文学批评是否能写得漂亮,乔布斯注重“用户体验”,如有可能,文学批评是否也能注重一下用户体验,就是说理想的文学批评要有真问题、真知、真发现,同时如果可能,自身最好是一个独立的美的文本,一个艺术品,给人以愉悦,尽量多克服一点点时间,在更广阔的空间和时间之流中进行。

金理:刚才木叶兄提到本雅明,文学批评如果提到这样一个高度,那我觉得没有办法再辩驳。以前刚开始学习文学批评的时候,经常会受到各种各样的打击,很多人都觉得文学批评是一种没有原创性的工作,因为你是依附于创作的,要有人先提供给你一篇作品,作品是面对生活发言的,而你的文学批评只是面对人家创作出来的这个作品继续再往下走,那你永远是一个已经接受了别人的目光筛选之后的,在创作性上面也是第一等级的这样一个工作。后来在开始读本雅明的时候,我觉得好像可以把这个话反过来说一说,比如刚才木叶兄谈到评列斯科夫那篇文章,如果我们认真看本雅明评论文章的话,你会发现有奇怪的现象,他里面提到很多作家,我们现在都把他们给忘掉了,现在在文学史上都找不到本雅明所提到的很多作家的名字。那些作家之所以我们现在还会见到他,只是因为他们的寄存在本雅明的评论文章当中。一个评论家能够强悍到,把这些作家粉碎到自己的评论集当中,完全能够反驳刚才我所说的那样一种对于文学评论的偏见。

以后会不会发生这种情形?比如木叶兄这本书当中提到的阿乙、王朔,我们已经把他们忘掉了,不知道他们写过什么作品,但是当它们翻开《那些无法赞美的》,我们知道原来世界上曾经还有过这样的作家。

我记得司马长风《中国新文学史》,开篇第一句话是:“我们把1917年以来的中国文学比作一条河,我这本书要做的就是首先确定这条河的来源,其次判断它的走向。”木叶兄有“水底的火焰”之说,我想打另一个比方,做文学批评大概只能在水里面研究水,因为你没有办法把研究对象固定住,没有办法跟它确保一段“安全的距离”,提供给你某种客观的结论。

木叶:金理兄说得很好,我补

充一下。你提到文学史,我过去读的是历史,有老师就说,某某书里的每一页,你仔细看,都可能写出一篇博士论文。我当时觉得也是像“语词初临”一样,当然我觉得这话有点夸张,但是这个世界上可能确实有一些文章它未必特别好看,但是它真有真知灼见,有巨大的发现,对人类的文明、人类的智慧、人类的情感有推动作用,我觉得这样的文本是很好的。

我说评论要写得像艺术品一样,在诗论里面特别明显,像布罗茨基的诗论本身就是美妙的散文。我还有一种想法,就是特别想写一个能给我妈妈读的书,或者能给我儿子读的书。《那些无法赞美的》局部性地做到了,至少妈妈觉得比较容易读进去。妈妈对我来讲就是一个“普通读者”,有好奇心但没有任何偏见,是不是自己儿子写的不那么重要,只要文字好,她就能够读下去。

金理:木叶兄说,这本书也可以给妈妈看,让妈妈成为一个读者,太打动我了,尤其提到了普通读者。我们是不是关注过普通读者的文学阅读现场?莫言老师得诺奖之前,中国很多普通大众都不一定知道莫言老师大名,当他得了诺奖之后,我在小区里面逛的时候,我听到我妈妈这个年纪的老头老太聚在一起谈莫言。

我就想到《漫长的革命》当中举过一个例子,我们今天讲起19世纪40年代,我们说那是勃朗特的时代、狄更斯的时代、萨克雷的时代,那是一个文学的黄金时代,但是他说幸好我们保留下来了当时一些畅销书店的一些数据,有点类似我们今天月度书榜之类的。他说在销售的实际数据上面,我们刚才提到的光辉灿烂的名字一个都没有。在这个书单上面实际存在的作家,我们却把他们全都忘掉了。而且他特意提醒我们,他们出门旅行的时候,包里面塞的可能是当时书店里面畅销的书,而不是文学史上保留下来的书。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尝试,你在机场里面随机选购一本书,大概你会选择一本什么样的书。这样的书可能很多年以后不会在文学史上出现的,但是你能说那样的书对于文学的理解和想象没有任何影响力吗?

在《那些无法赞美的》中,木叶兄提到了很多作家和诗人,我替读者问一下,选择这些人进入批评视野,有什么特别的讲究吗?

3

人有时候要保持一点无知,我不光无知还无畏。

木叶:在这本书里,我写了海子、海明威、博尔赫斯等知名度高的人,也写了我的大学同学胡腾,以及更年轻些的毛晨雨、施兴海、张学舟、邵磊等,还写了汶川地震中陌不相识的一些人,他们或有学识有才华,或后来在独立电影、广告等领域有自己的建树,或走着走着就失散了……当时写的时候并没想一定写名人,其实就是有感而发,特别想把他们那些闪光点、独特之处通过文字传得略久略远一些。

前两年,国内引进了英国诗人拉金的《应邀之作》,这些作品是杂志报纸的一些约稿。当然有谦虚在其中,他也不是随便什么都写的,想必有所选择。另一位诗人艾略特说了一句话,很有启发,人写文章免不了为了面包或啤酒,“我最好的文章写的是深深影响了我诗歌创作的作家,自然以诗人居多。随着时光流逝,依然能让我感到信心十足的文章,写的都是那些让我心存感激、可以由衷赞美的作家”。你服膺于他,热爱他,这个时候才可能出现一种两岸青山相对出的切磋并置,或者生死之间的对望交流。结集之时,可能既包含应邀之作,也有那些真正由衷而作的佳篇,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作者,每一个东西都成为今后的营养,所有过去都是序章,那些不太好的文章,也是以你全部才情为基础。这也是在提醒我们,那些“应邀之作”,或不想写但不得不完成的文字,某种意义上讲,你也是用你的毕生所学在写,历史可能也很快会忘记,但历史终究不会忘记。

金理兄也写过一本书叫作《风中结缘》,里面也谈论了小说六家。我反过来也想问问,你选择评论对象的时候标准是什么?

金理:我那本《风中结缘》很荣幸,能够跟木叶兄《那些无法赞美的》算是一套。我这么多年一直想出一本书:素面朝天的,把各种各样束缚、面具、人设都摆脱掉,也不为工作量的考核,是上海文艺终于给了我这样一个机会。这本书出了以后,豆瓣上连评分都没有,这就是我期望达到的状态,不需要有任何压力,所以我的书名就叫《风中结缘》。我选择的那些对象,只需

要在某一方面特别投缘,不用考虑他是不是特别完美的人,甚至能够清晰看到他身上很致命的缺点,而且有时候改不了。但是像我和朋友一样,能够促膝长谈,并偶尔互相张望一下。我这本书就是跟我想聊天的那些朋友聊天,然后把很多的束缚摆脱掉,仅此而已。

在我做学生的时候,我们中文系的同学写论文,经常会有这样的题目,比如王安忆论、余华论,我觉得这样的题目是很常见的。当我自己做老师了,我觉得学术风气就转移了,现在如果有这样的学生,他提出这样一个题目,作为他的学年论文、学位论文,一定有老师告诉他这样的题目不行,因为这个题目太普通了,看不出任何所谓的问题意识,一定让你改掉。比如改成,余华作品当中的都市与反讽,或者王安忆作品当中的都市与反讽,类似这样的题目好像高级一点,但只是同一章论文。

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可以先把这些都抛弃掉,而且不用考虑这些作家是不是通过了中国当代文坛的检选,或者是不是以后能够被组织到文学史的叙事中。

木叶:我们最后要聊的这个热门话题,是主持人抛给我们两个的:在前一段时间,ChatGPT这样一个词语很火,有很多人尝试用来写一些文学作品。据说,从某种程度上而言,ChatGPT生产出来的某些文学作品,已然达到中流作家和诗人的水平。ChatGPT确定令我们深思,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对于文学创作而言,会面临着怎样的考验?

金理:我要引用一下我的老师张新颖教授,他在很早很早以前,在新媒体时代刚刚初露端倪的时候就说过一句话,他说在今天信息爆炸的时代里面,我们有的时候要保持必要的无知。这就是我的回答,因为很抱歉,我迄今还没用过ChatGPT,虽然我周围有很多人在谈,我孩子家长的微信群里面也经常会谈这个,小学三年级也经常会以这个为话题。但是,他们和我这样一个从来没用过这个东西的人,好像想得差不多,所以我就不太相信,只能把这个问题抛给木叶兄。

木叶:金理兄说要保持一点无

知,我不光无知还无畏。就像小时候背的课文,面对ChatGPT这样的人工智能,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现在ChatGPT来得还不够猛烈。什么意思?类似的会议也参加过一两个,也上网稍微测试过一些东西,我觉得目前无论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人工智能,“人工”的成分比较多,“智能”尚不足。就是人工那部分比较成功,智能那部分还稍微弱一些,需要人类的算法设定,需要人类的海量信息和图片。像AlphaGo,它打败人类后不会使围棋消失,也不会使棋手消失,同样不会使对围棋的信赖消失,只会激发人类的棋手去思考如何和人工智能达成一种互相学习和促进,它学的是人类所有棋谱和定式,我们也要把它那些东西都吸收过来,和我们的智慧再次叠加,它越强大越能促进人类。

ChatGPT带来一些启示,TA真的是在援用人类所有的知识和智慧,不分肤色、种族、年代、地域,所有东西都在学和用。很多时候我们作为一个研究者、书写者,无论你写诗、写小说、写评论,还是做艺术装置,都要放眼整个人类的智慧,整个科技文化的成果。而且,我也相信人工智能将来可能会诞生思维和想法,主体会觉醒。有句话忘记是马斯克还是谁说的,骄傲的人类可能不过是人工智能的序章,人类只不过是它的序章,但是——那时候很可能会诞生一个新的人类,它是结合了人工智能和既有人类共同智慧、共同身体、共同灵魂的存在。人类有文字的历史才几千年,就已经这么发达了,已经把自己变成这种状态了,可以相信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关于知识的继承和转移,关于生命的延长和变形,等等,可能有一天很多东西会实现,但那也可能是一个恐怖的开始,人类的命运可能会由另外一些东西来决定(或改变),不过,保持理性与开放,暴风雨终究会来得更猛烈一些。

上海访谈